



责任编辑:王晶 编辑:王君华
 版式设计:刘宏伟

家在嘉州(组诗)

程 川

老霄顶

这里是古城的至高点
林立的高楼遮挡不了
南来北往的仰望
何其高矣——
宋代范成大“题作西南第一楼”

背靠老霄顶，心头有底气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
在老霄顶下工作
在诗歌里生根发芽

老霄顶上多银杏
是冬日一道别样风景
纷飞的金黄叶片
落满每一级台阶
也落满苍参、陆游、黄庭坚……
那一双双小憩的眼睛

与岷江同行

每天去散步，我走的都是同一条路
身边的岷江也是
我走一段路就会回转，
岷江却一去不返。
卷走落花的梦与遗憾

山影天光里
蜷缩着老榕古渡和游弋的眼睛
同一条路，复制着往返的脚步
固定的风景再美
也难免让人熟视无睹

所以，我把每一次散步的路
比上一次向前几步
看江流是如何悄悄拉拢
码头上新生的青苔或迷津的桡橹

不回头，就能把新的风景解锁
关于这一点，我和岷江
背向而行的彼此
在依稀的涛声里默然达成了共识

江边的黄葛树

岸边水草挠不动它的孤单
夜晚把它的倒影拂去
白昼又送回来

叶子是它永远性感的嘴唇
过往的风忍不住送上吻
涟漪不乐意了
扭动一河秋波

树上曾经紧挨着
刻下的小小名字
随树干长大，分离、远行

它一定还藏有什么
不为人知的故事
要不——
为何树上常有闪电，时隐时现

秋天的味道

李荣富

从大渡河的漩涡里，我捞起一捧凉
顺手卷走沫若旧居檐角
那最后一声，不甘的蝉鸣

看二峨山与三峨山靠着肩
把层林尽染的寂静
装订成一本摊开的《女神》

我要把红叶撒满美女峰的石林
将墨色倾入肖公嘴的湍急
让风，替我熏染上
桂花与绿茶的冷香

秋光逆流
撞翻了大渡河岸茶摊的龙门阵
咕咚一声，惊飞了白鹭
整座沙湾，便醉倒在一盏
名为“飘雪”的茶汤里
这味道让人微醺
像铜河号子吼出的第一网鱼虾
沉甸甸地，在鼻尖颤动

犍溪山寨隐雾后，
沫若故居卧在光中
戏剧文创园的墙影斑驳
张大爷地里的蜜桃与猕猴桃
正借着残夏的余温
把甜蜜，从皮薄处逼出来

晚风拂过
红叶、灯火，还有满天的繁星
这味道，究竟是清冽，还是甘醇？
像铜街子水电站深蓄的夜晚
沉默，却随时准备照亮天空

本版投稿邮箱: Lsrbsfk@163.com

长征,长征

沙雁

他们从于都河畔的夜色里出发,河水记得那些草鞋踩出的声响。很轻,像秋天最后一场雨。

八万六千颗火种,没有人告诉他们终点在哪里。他们带着镰刀和锤头的旗帜,带着炒熟却不经饿的青稞面,带着一种后来被称作“信仰”的光芒。

后来,我们翻开课本,翻开那些泛黄的回忆录,总在一行行朴素的文字前停下来。

有一个军需处长,把棉衣让给冻得发抖的战士,自己穿着单衣站在风雪里。战友们发现他的时候,他靠在一棵枯树下,像睡着了,脸上还挂着淡定的笑容。

有一个炊事班的老班长,用一根缝衣针弯成鱼钩,在草地的水洼里钓鱼。他把

盐乡忠魂

九十三年前,农历九月初十(10月28日),监狱的铁窗冰冷。前一日被国民党军警以“拒不招供之共党”的罪名被判处死刑、打入死牢的中共地下党员程雪门,在酷刑轮番摧残和病痛折磨下,壮烈牺牲于狱中,生命永远停留在二十四岁。

1909年的腊月,程雪门出生在五通桥牛华后山燕山桥一个叫“程坝儿”(现牛华镇燕山村)的地方。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乡绅,曾任五通桥盐务局录事,后升任鳌草滩梅旺场盐务支局局长。在家中,他排行第七,乡邻都亲切唤他“程么弟”。1929年,他从成都私立储才中学学成归乡,在乡贤推荐下回到母校五显庙戴祠小学教书。

彼时川南大地,白色恐怖阴霾密布。1930年9月,中共嘉定县委遭到破坏,戴禅修、刘怀彬等共产党员辗转来到牛华后山,在五显庙戴祠小学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开展革命工作。程雪门知晓两人的党员身份后,主动郑重提出入党请求。无数个夜深人静之时,一盏孤灯,几番长谈,理想与信念在对话中交融碰撞。经戴禅修介绍,程雪门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自此,斯文的青年教师,义无反顾投身汹涌的革命洪流,把一己命运和民族解放的大业紧紧相依。在黎明前最浓重的黑暗里,他毅然踏上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白日里,他立于讲台,传道授业,启智育人;夜幕降临,便脱下长衫,走向劳苦盐工,在底层群众之间播撒革命火种。长期奔波操劳,本就体弱的他哮喘日渐加重,可他的革命意志,恰似烈火淬炼的钢铁,愈挫愈坚,不曾有半分动摇。

1932年春,中共牛华后山支部正式成立,刘怀彬任书记,程雪门担任支部委员。在继续推进工人运动的同时,他还被

钓到的小鱼煮成汤,喂给三个病号,自己嚼着剩下的鱼骨头和野菜根。当他倒下的时候,身旁还剩下小半碗鱼汤。

有一个小红军,在陈赓将军把干粮递过来的时候,拍了拍自己鼓鼓的干粮袋,“你看,我的比你的还多”。将军信了,走了。当再次调转马头回去找,小红军已经倒在草地上,干粮袋里装着一块牛膝骨,骨头上布满了牙齿印。

他们都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的名字大多没有被记下来。他们的坟茔上没有墓碑,只有草地的风,雪山的云,还有大渡河日夜不息的涛声。

夹金山。六月,山脚下开着野花。往上走,半山腰开始落雪。到了山顶,天地间只剩下白。脚下的草鞋磨烂了,脚趾露

指做农民运动准备工作。他凭借本地人的声望与热忱,举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协会,短短时间牛华后山一带的农会成员便发展至六百余人。他还主动向组织提议在部分高年级学生中开办“读书会”,利用课余时间带领青年阅读进步书刊,宣讲革命道理,组织军事训练,在一颗颗年轻的心底埋下红色种子。在支部同志们共同努力下,牛华后山的工运、农运、学运蓬勃发展,僻静山野之间,涌动着生生不息的革命力量。

革命之路,从来布满荆棘。1933年5月,遵照省委指示,党支部计划在牛华后山至河坝坎一带组织秋收斗争。作为支部委员,程雪门奔走于盐工与农友之间,积极参与筹划、动员群众。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推进之际,支部书记刘怀彬等人身份暴露,只得紧急转移。危急关头,党支部的重担落到程雪门肩上。他沉着镇定,有条不紊地安排同志们撤离、妥善保管党的机密文件,在敌人布下的天罗地网里拼尽全力守护来之不易的革命力量。

夏末,团省委特派员李乙凡巡视嘉定返回成都后被捕叛变,致使嘉定城区演武街的党组织联络点遭到查抄。一时间,国民党军警四处搜捕共产党员,风声鹤唳。农历九月初五(10月23日),四十余名国民党军警包围五显庙戴祠小学,扬言搜捕共产党人。所幸程雪门提前得到消息,先行疏散转移支部党员。敌人扑空之后,四处搜缉。此时的程雪门正在月儿湾戴敬文家做客。军警闻讯而至,程雪门不幸被捕,随即被押往乐山监狱。

阴森牢狱,成了淬炼信仰的炼狱。起初,监狱长以为这个身形孱弱的读书人稍加恐吓便会招供,便命令将他押去陪审。我的外公八十九岁辞世,外婆如今九十三岁,依然健在。两个舅舅对外公外婆尽心侍奉,日日陪护左右。小舅舅甚至学会了给外婆洗头、编辫子。母亲也时常为老人洗脚、揉按筋骨。世间每一位长寿老人的身后,大抵都有尽心陪伴的晚辈。长寿从不是凭空而来的福气,是一辈人用耐心与孝心,慢慢托举出来的。

秋风再起,又到九九重阳节。王维当年身在异乡,思念手足,写下千古名句。而重阳的深意,原不止于遥念远方亲人,更是提醒我们,俯身看见身边垂暮的身影。生命如四季流转,有春有秋,青年有青年的蓬勃,暮年有暮年的沉静。

人间岁岁重阳,秋风年年如期。重阳的意义,或许不在于登高望远,而在于懂得敬重衰老,珍惜尚在眼前的亲情。敬重衰老,从来不是一日的仪式,而是长久的共情与陪伴。心中存一份体恤,善待每一位老者,便是读懂了这个节日最本真的心意。愿人间老去的身躯,皆能被时代善待,被亲人温柔相拥。

深秋画卷

陈晔华 摄



九月秋风话桑榆

马娟

上山。父亲幡然醒悟,痛哭流涕,将爷爷背回,日日孝顺,以作表率。还有一户人家,常年用缺口的粗碗给老人盛饭,饭食也常常不足。一日老人故意失手,碗摔在地上碎裂,老人抱着满地碎片哭泣,说这只缺口碗本想当作传家宝,一代代传下去,摔碎了以后儿子用什么吃饭。儿子得到警示,从此不再苛待老人。这些故事,是苦难年代最朴素的劝诫,警示后人:今日如何对待长辈,来日子女便如何待你。

在那个年代,很多老人晚年能否温饱,全系于子女良心。如今物质日渐富足,老人忍饥挨饿的情形越来越少。许多老年人按月领取社保退休金,不仰仗子女供养,不必看人脸色度日,过着体面从容的老年生活,这是时代馈赠给老人最厚重的庇护。只是饥寒之忧远去,何为真正的孝顺,依旧值得我们反复思索。

我的爷爷奶奶去世得很早,爷爷在父亲尚且年幼的时候便撒手离去,父亲几乎没有

肖公嘴：凌云西岸古津头

东岩山人

嘉州怀古·肖公嘴

凌云西岸古津头，三江汇流几度秋。川盐济楚他年事，萧公遗德护万艘。会馆亦随水流失，劫灰一瞬成墟丘。板厂街口寻旧址，唯有涛声送行舟。

乐山城南，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水交汇，冲积出一块形如凤嘴的滨江码头，人们叫它肖公嘴。站在这儿，脚下江水滔滔、浪头拍岸，东望凌云、乌尤巍然如屏，西南眺望峨眉山隐约天际。

（一）

可能有人不知道,这名字里的“肖公”,原来是“萧公”,是从江西远道而来的“水神”。江西新干县,有个叫大洋洲的地方。南宋末年,那里住着一个叫萧伯轩的人。此人是开封世家子弟,南迁至江西,乐善好义,据说晚年能未卜先知。死后,人们说他成了神。他的儿子萧祥叔、孙子萧天任,也都天赋异禀、济人危困,先后获朝廷敕封。祖孙三代,历经元明两朝,被奉为水神“萧公”。长江中下游的船夫、商贾、渔民,行船前都要拜一拜他,求他护佑风浪不兴、舟船不覆。

明代乐山,三江汇流,水运繁忙,滩多水急,正需要一位管水的神仙坐镇。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乐山地方官在会江门内修了一座庙,专门供奉这位远道而来的水神,人称萧公庙。当然,也有说此庙是供奉“汉初三杰”之一萧何的。但无论怎样,萧公嘴因此庙而得名。

（二）

明末清初,战乱频仍,四川人口锐减,十室九空。一场大规模的移民“湖广填四川”拉开序幕。无数江西人背井离乡,逆长江、溯岷江,一路向西南,寻找新的活路。他们走了几千里水路,历尽风浪险滩,终于来到乐山城,看到了会江门内那座庙萧公庙。更妙的是,萧公庙所在之处,正是乐山最好的码头口岸。

于是,这些以商贸为生的江西移民,以庙为据点,落户造屋,开张经营。他们筹资将萧公庙修整扩建,改造成江西会馆“万寿宫”。从此,这里既是香火缭绕的祭祀之所,也是移民议事、聚会、济难、娱乐的中心。庙前戏台宏阔,锣鼓一响,半个城的人都来听戏。

（三）

有了庙,有了人,这个码头更加热闹起来了。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切断长江航道,淮盐运不到两湖,朝廷急令“川盐济楚”,让四川的盐去填补两湖的市场。犍为盐场的盐从乐山装船,顺岷江入长江,直下宜昌、沙市、汉口。一时间,肖公嘴附近的江面,千帆竞发。

七十多年后,抗战爆发,沿海盐场尽陷敌手,“川盐济楚”再度启动。这一次持续了整整八年,川盐滋养了近亿人口的军需民食。肖公嘴下的江水,见证了同样的奇迹。国难当头,这座码头又一次扛起了千斤重担。

（四）

萧公嘴旁边,有板厂街,得名于明清时期的军船厂。抗战时期,这条不起眼的老街附近的天后宫,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山东省立图书馆的数万册珍本图书、字画、金石拓片,辗转万里,从齐鲁大地运到四川。乐山因其三江交通之便、地处大后方腹地之安,成了这些国宝的临时栖身之所。

但是,1939年8月19日,肖公嘴迎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当天中午,日军轰炸乐山城区。短短不到十分钟,二百余枚炸弹和燃烧弹倾泻而下。土桥街、东大街、玉堂街、顺城街、鼓楼街……十二条繁华街区陷入火海,半个乐山城化为灰烬。

据说,萧公庙内,“新又新”戏班正在演出。炸弹落下时,台上的演员、台下的观众,大都当场被炸死、烧死。一个侥幸逃出的中学生,在安澜门下河边晕倒,苏醒后回头一看,萧公庙正在大火中轰然坍塌。

此后,不屈的乐山人重建家园。新街、新房、新路,相继建了起来,但不知为何,新街牌“萧公嘴”却不知为何写成了“肖公嘴”,后来连官方的报纸和路牌上也都默认此名,于是一直叫到了现在。

而今,萧公庙早已毁于战火,江西会馆了无痕迹,板厂街的老屋也多已改建,但文化记忆还在。今日的肖公嘴已成为乐山市民散步休闲的江边公园,也成了众多游人的“网红打卡地”。

（作者系四川省作协会员、乐山市作协副主席、《乐山日报》副刊编辑）

我对重阳节,原是没有多少感触的。它不像端午,到了时节就有清香的粽子,也不像中秋,一轮明月悬在夜空,还有美味可口的月饼。它更不比五一、十一,有长长的假期。重阳是安静的,悄无声息地藏在日渐清寒的秋风里,没有专属的吃食,也没有盛大的假日,很容易就被日常的光阴淹没。

最早知晓这个节日,是课本里王维那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后来街头常听见一首歌,一遍遍唱着“又是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旋律婉转,带着淡淡的怅惘。那时重阳于我,不过是一句诗,一段曲调,一个名字陌生的节日。

而尊老敬老这份朴素的本心,却早早落在心底,像是与生俱来,刻在骨血里。这背后,是扎根于中华文明深处的孝道文化。而父母的一言一行,便是最好的教诲。孝,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说教,它是农耕时代流传下来的人伦根基,维系着家庭,也温润着世道。

旧时的农村,生计窘迫,也生出些令人叹惋的关于孝道的故事。一则是父亲打算用箩筐,把年迈的爷爷挑去深山丢弃,一旁的小孙子见状,叮嘱父亲,记得把箩筐捡回来留着,等将来父亲老了,再用这副箩筐把他也挑